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  
 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  
 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16  
 編號 D7231700

# 卷二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乞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駭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事方侯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乃法備易一至於此萬一疆場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  
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  
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  
上以望萬安輾轉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  
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  
緒口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  
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  
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  
臨高縱目逍遙倘佯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  
所牽止無所扼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七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重之為  
人和易修敕故叅知政事薛昉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  
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  
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  
校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  
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  
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  
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入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釋

謁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  
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  
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脩唐書又用叅知政事王公  
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  
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  
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  
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應  
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進取特除直  
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兢為  
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  
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

公為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  
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人除讒慝非  
使之為緣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  
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  
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  
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  
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摘細微以塞職  
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  
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  
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

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未誅遣執政  
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  
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  
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  
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  
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  
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  
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  
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  
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  
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其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

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  
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昨日不難於  
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佗日可弭乎凡見上面  
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  
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  
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  
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  
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  
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  
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  
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

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  
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今檢詳奈何  
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  
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  
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  
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  
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  
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  
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  
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  
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

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  
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  
謝故人或為具名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  
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輿歸蜀與親舊樂飲  
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暮年然後返年益老而  
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  
富貴蒙屈辱住在家事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  
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  
遐不作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  
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  
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鬚

上指冠力曳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  
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  
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  
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  
仁無意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  
者能之乎人之情執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  
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  
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  
不刃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  
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  
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巨獻可之先

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  
仁傳

閩人傳慶曆五年作

沂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  
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閩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  
沂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  
志沂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閩帥衆騶疾之謁於侯曰  
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閩人居  
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閩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  
了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  
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

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為國者渴之饑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致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慝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沂侯曰善圍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

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僥倖何憂哉沂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沂國大治

### 張行婆傳

行婆張氏淮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淋使僧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軍籍為民僧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白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

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  
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  
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為業自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張  
氏乃與父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  
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  
嫁為室氏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  
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中  
有古寺廢已久吾嘗帥里人修之棄家處其中不復為爾  
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厨廡塑繪佛像營  
諸待皆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  
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

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維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  
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  
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  
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  
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新寸  
帛不忍棄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搯  
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  
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孰察其所為而異之因論之曰姬  
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  
竟何為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  
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



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  
聞其風者能無忤乎臯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  
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為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  
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貓鱸傳 元豐七年作

仁義天德也天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咸有之  
顧所賦與有厚薄耳余家有貓曰鱸每與眾貓食常退處  
于後俟眾貓飽盡去然後進食之有復還者又退避之佗  
貓生子多者鱸輒分置其栖與已子並乳之愛視踰於已  
子有頑狗不知其德於已乃食鱸之子鱸亦不與按家人  
以白澤圖云畜白食其子不祥見鱸在旁以為共食之庸

雖而斥之以界僧舍僧飼之不食匿竈中近旬日餓且死  
家人憐而返之至家然後食家人每得釋貓輒令鱸母之  
嘗為佗猫子搏大大噬之幾死人救獲後老且病不復  
執鼠於家為長物余不忍棄常自飼之及死余命貯籠中  
瘞於西園時元豐七年十月甲午也自生至死近二十年  
昔韓文公作猫相乳說以為北平王之德感應若致及余  
家心鱸乃知物性各於其類自有善惡韓子之說幾於誦  
耳嗟乎人有不知仁義貪冒爭奪病人以利己者聞鱸所  
為得無愧哉司馬相如稱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  
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昔余通判鄆州有猫曰  
山賓生數月遇鼯得巨鼠方食之前與鼯鬪走奪鼠

以歸後因汚余書余以昇都監常島始繫之跳擲高數尺不可牽制乃囊盛以授之兩廨相距二里許後數日山賓復來歸余又囊以授之島命婢牢執之山賓既識路即時歸繩約滿身島責群婢曰汝曹雖為人曾不及彼猫一心於其主余以既昇之不可復留卒囊以授之遂不復歸不知其為死為生也山賓非鱸之比余獨嘉其不忘舊主故錄之于鱸傳之末

題跋

題絳州鼓堆祠 嘉祐元年九月作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樊紹述守居記作古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迹迹如鼓狀蓋水原充滿石下

而然云紹述之文其必有據然人以耳目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白馬首其東長陵纒屬相傳以為

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堂別名澤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

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原數十里之咸沸雜發匯于南谷為深淵中多魚鱉鱉水極清可鑑毛髮盛寒不冰大

旱不耗霽雨不溢其南驪為三汜一載高地入州城周連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餘頃所餘皆歸於汾田

之所生禾麻稌穉肥茂鄉甘異作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為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為堯

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壹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

假於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州從州之詔官尚書比部員外郎降長儒元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歟流俗之訛不可以矢之正也於是題云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元三年作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景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急佗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以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舟遽往不暇挈以信既行於後金陵大火

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路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况佗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于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書田諫議錫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為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為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為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公所為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為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為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論譏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為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即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為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孰公之為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祭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

仕以美才清德為時所重在諫院言官禁事切直無所避  
在陝不飾厨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  
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  
皆光親所睹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  
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  
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  
以為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  
越之罪嗣書其末壁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  
豈預此以為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元豐五年作凡十二條今錄其一以見其餘

美曰孟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  
乎抑非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乎陽虎  
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  
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  
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  
股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  
無道則隱事其大大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  
不同遜世無悶作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

史劄并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劄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為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畝畝之中瞽叟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出佗人井

劄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問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劄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撝朕師是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因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

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為陔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啓啓遂即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也

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為天子是不孝也

惡有飾偽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剡曰是言也存為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云云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

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為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為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我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為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然望於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為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列曰所貴乎有賢者為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為善如此而穆公以為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為實而載之過矣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云

列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  
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  
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  
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 季布

季布聞曹丘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丘聞  
之往見布揖曰使僕遊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  
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為上客厚遣之

剡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為小人  
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

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豈得為賢大夫

###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為賢相哉天下  
方未定為之上者拊循煦燠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  
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  
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  
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宮室靡弊天下忘在

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為此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八

迂書

迂書序 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備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